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理 想 國

(四)

柏拉圖著
吳獻書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理想國

(四)

柏拉圖著

吳獻書譯



漢譯世界名著

(原尚志學會叢書)

國立中央圖書館
NATIONAL CENTRAL LIBRARY



1445
v.4

第七章 教育之實在與影響

蘇 於是吾儕可一辨人性之開通與未開通者。欲分別此二者。當先設想一地孔中有無數人在。日光自孔而入。而個中人乃自幼在彼者。其頸與足皆有微纏之拘係。不能自由行動。可前視而不能旋轉其首而四顧。其後方之上端。有火掩映。惟相距甚遠。在火與人之間。有一隆起之道。道上圍以低牆。牆上之人。歷歷可數。其狀態蓋適與傀儡戲相仿。

克 余能彷彿見之。

蘇 汝不見牆上之人。有攜器皿者。有攜偶像者。有手牽木製或石製之動物者乎。種種狀態。不一而足。笑語者有之。默然者有之。

克 此誠奇觀。且此輩亦奇特之幽囚也。



南京

025488

55974

蘇 彼等亦如吾儕之祇能見己之影像。與他人之影像。其所以能見之者。以火光射於孔中相向之屋壁耳。

克 然其首既不能旋轉。則除影像外。安有所見哉。

蘇 卽其所攜之物。亦祇能見影像。

克 然。

蘇 當其談論之際。豈不以爲彼等所道及之某物某物。固確爲某物某物乎。

克 誠然。

蘇 設於此孔中聞一回聲。彼等不將以此爲發聲者之影像所發之聲乎。

克 是必然者。

蘇 此輩實無實在與真理之可言。所知者惟影像耳。

克 然。

蘇 設此囚一旦釋放而出穴。彼雖能起立自如。周旋四顧。然見巨大之光明。彼將感非常之痛苦。其

視光明實在之物。反不如昔之視影像之舒適。當此之時。設有告之者謂彼前所見者。皆憑虛烏有。今則漸趨於實在之境。所見皆實在之物。彼將如何答覆乎。設彼指導之人。復示以各物。使之悉舉其名。彼豈不更迷惑乎。彼豈不疑今所見之實在之物。反不如昔所見之影像之清乎。

克誠然。

蘇 設強其對光而視。則其目之痛苦。自不待言。吾知其必逃乎此。而以昔之影像爲可安。蓋彼固認影像爲易見。而實在反難覩也。

克然。

蘇 設有人焉。強挾之至一高處。而曝之於日光之中。使不得不一見此光明之日。彼不將大怒而感非常之痛苦乎。然彼於此光明之日光中。終覺目眩而不能見一物。

克 誠非彼一時所能見者。

蘇 故彼必逐漸試處地上。逐漸試見日光。斯時其所見者。始則影像爲最清。繼則凡物反射水中之影。然後爲天上之星月。與星辰羅列之穹蒼。雖然。其視晝日之日光。終不如視入夜星月之便利也。

克 此亦必然者。

蘇 然彼終必能注視日輪。而不僅見其在水中之影。及其既見之後。自必欲一察日之真相。

克 然。

蘇 於是彼知使有年歲四季者即此日。使人能見實在物者即此日。爲萬物所必需之物亦即此日。

至此而彼與彼之同類。已能熟視而無懼矣。

克 然。既能洞見之後。自必加以研究。

蘇 使彼尙能記憶昔日所居之地。穴與當時之智識。汝意彼不將自慶今日之變遷。而憐昔日之可惜哉。

克 是誠不能免者。

蘇 設其昔日所居之地。有頒發獎品之舉。凡能敏於視察往來之影像。而能記憶何者在先。何者在後。何者在同時。由此而可推論未來者。則與以重賞。汝意彼對於此種賞賚。仍有戀戀之心。而且歆羨得此賞賚之人乎。抑彼將不願再處此境。而願如花滿所謂「寧爲他人奴」乎。

克 彼必寧受各種之困苦。而不願再處此更慘之境地矣。

蘇 使其驟然離日光而復回至原處。彼不將覺其黑暗乎。

克 然。

蘇 當其甫離黑暗。目光尙未健全之時。（離地之後欲其目能習慣於日光。固非匆促可辦。）而欲其與地下之囚。於辨別影像上較長短。彼不將爲幽囚地下者所笑耶。彼等謂其一經離地。卽目不能視。及回地下。又失前有之視力。設有人欲強彼等出地而至日光中。必大非彼等所願。設彼等得強之之人。或將置之死地。蓋彼等鑒於前者之苦。必以爲不如不離地之爲愈也。

克 誠然。

蘇 此喻所以解釋頃間之問題。地孔卽此世界。火光卽日光。自地下至日光。卽由黑暗而至智力界之道路。余所以爲此說者。以汝要求之故。至此說之是與否。惟天知之。然無論如何。余終信在智力界中善之意型。發現最後。且非奮力從事。不能見及。一見之後。卽知其爲世間萬物之原因。爲世間光與能視力之發源物。而亦卽理想與真理之發源物也。人而欲於公私上均能事事合理。而不背

於至高明之道。其目光非注於此不可。

克 余亦以爲然。且余能了解汝意也。

蘇 凡得至此高明之境者。其必不願復棄此而降爲溷跡塵俗之人。度不足異也。蓋彼等之欲常處於高明之境。固自然之道。汝以爲然乎。

克 然。此誠自然之道。

蘇 然則彼離高明之境。而降至黑暗中者。其舉動之可笑。亦有因而然。蓋當其目尙未習慣於日光之際。彼必以物之影像或公道之影像。與人爭鬪於法庭之上。自屬必不可免之事。而不足爲奇者。

克 誠然。

蘇 凡具常識者皆能知日光之迷亂。其原因不出於兩端。一爲離日光而入黑暗。一爲離黑暗而至日光。心中之目亦然。明乎此。則苟見人之日光迷亂。自不當笑之。當問之曰。此人不能視物。乃以離高明而入黑暗。目光未習於黑暗所致。抑由離黑暗而入高明。目光未習於高明所致。彼必於後者則有慶幸心。於前者則有悲痛心。故與其慶人之自光明而入黑暗。寧笑人之自黑暗而入光明。

克 誠然。

蘇 設余言果是。則一部份之教授必謬。蓋彼等謂可以一種受智識之能力授人。如授盲者以能見力然。

克 持此說者。誠不乏人。

蘇 然以吾儕所知。夫腦力上能受智識學問之能力。固無人不具。顧必其全部之腦力。趨向不誤。而後此種能力。用之有益。猶諸人欲其目之見日。斯不能不移動其全部之軀體。惟其腦力之趨向不誤。乃庶能自黑暗而至光明之境。更漸次經學識之磨練。而後得萬事之真理。與善之意型。

克 甚善。

蘇 然則不須有一便利之法。能誘之掖之。使其人日進高明於極短之時間中乎。此非與人以受學之能力之謂。以此能力爲人所固有。吾儕之目的不過以其誤入歧路。而欲若人能幡然改向真理而行耳。

克 此法固不可無者。

蘇 人之受學之能力與軀體同。蓋軀體之健康。可以運動之得當與否而轉移。卽其軀體所本無之力。亦可以運動得之。受學之能力亦然。苟其學與受之之道皆爲正當。則卽爲有用而有利。反是則無用而有害。汝不見聰明之惡人乎。彼所觀察云爲。目光何嘗不銳。惜其用之於惡。徒爲害人之舉。故苟學而不當。或受之不得其道。則其爲惡之甚。必勝於不學無術者。

克 是必然者。

蘇 設有人焉。自幼未經惡習之薰染。如酒食等肉體上之快樂。則其人將爲何等人乎。蓋此種快樂之影響於人。猶諸以重量繫人之身。使之日向下沉。徒見在下之物。而不復知有天日。使人果能委蛻諸惡。而改向以行。則其能爲善而見真理。自無足異。以其人受學之能力。固不以改行易向而有所減少也。

克 誠然。

蘇 準上之言而推論之。則其結果之如何。可不言而喻。質言之。無學識者。未明真理者。及學而終無結果者。要皆不能爲有用之治國之才。何則。無學識者之不能治國。以其無堅定之宗旨。不知何者

爲責任。且於公私上不能約束自身之行爲。彼夫未明真理與學無結果者。則一旦而行政用人權歸掌握。輒以爲身在最高最樂之位。而恣所欲爲。非經人之強迫與監視。決不肯盡其分內之事。

克 誠然。

蘇 然則強使腦力最富之人。力求最高之學識。非吾儕治國者之責任乎。吾儕當使此輩專心向學。日新月異。必至既達最高之境而後已。惟及其已至此境。所學已足。吾儕又不應許其如今之哲學家之長此終身也。

克 汝意欲其何爲乎。

蘇 余意彼等既至此境。自必戀慕於此。然此爲吾儕所不許。彼等必仍反地下。與囚徒分任工作。其工作之有無價值弗論也。

克 此非不公道乎。彼等可自有較善之生活。而吾儕強易之以較惡者。毋乃不可乎。

蘇 汝已忘治國者所當抱之宗旨乎。治國者不以一部份人民得幸福爲前提。必使全國人民皆得幸福。彼當以誘掖督責。使舉國之人。皆爲有益於國家之人。然後就彼等性之所近。而勉事其事。如

是則國家受其益。而人民自能有團結之力。有一致之心也。

克 誠然。

蘇 然則強迫哲學家執政。而爲他人服務。不得謂不公道也。吾儕可正告之曰。哲學家之在他國。誠不爲人所強迫而執政。其故以彼等之生成與身受教育。皆出於己意。於國家無涉。且彼等又不爲政府所歡迎。欲其對於國家有感奮之心。而願爲盡力。是烏乎可。今汝輩幼時之撫養。少時之教育。皆賴有國家之力。且汝輩所受之教育。較諸他國人所受者。尤爲高深。玉汝於成。期可有利於國。以此之故。汝輩中不論何人。一經輪值。皆不能惡濕而辭居下。當與在下者同任工作。俾汝可於此種工作上。亦有經驗。及既具經驗之後。則識見之增高。以視習居於地下者。不啻萬倍。蓋彼等徒知影像。而汝則確知真在與實在。一見種種之影像。卽知某影卽代表何物。某像卽代表何物。惟如是。吾儕理想之國。始能實現而非夢想的。然亦卽汝輩之國也。至治理此國之法。自與治理他國異。蓋他國之中。其人每以逐影像而起紛爭。攘權利而致渙散。蓋影像與權利。彼等固視爲至高至大之物。由此可知一國之中。苟其治理者雅不願委身從政。則其國必最善之國。其治理者最喜握持政權。

則其國必最惡之國。汝以爲然歟。

克 汝言誠確。

蘇 此輩既聞以上之忠告。將仍不問世事。而逍遙於學問之中乎。

克 殆必不然。蓋彼等皆公道之人。而吾儕所欲其擔負者。爲公道之職務。故其視服務國家。誠爲不可免之事。而毅然身任而不辭。惟其任事之目的。與今之好攬大權者之目的則不同。

蘇 然。此二者固不可同日語也。換言之。凡欲其人異日與執政者之選。須使之有比較政治更高之生活。然後國家可安。蓋惟於可得高尚之生活之國中。彼富有之人。乃肯出身任事。余之所謂富有者。富於道德學識。非謂金玉錦繡也。蓋道德學識。人生最寶貴之物。使執政者無此美德。則必重視權利。祇知有己。不知有國。久之終以爭權攘利之故。以致內亂頻起。而國無寧日。其結果則不外乎與國俱亡而後已。

克 此誠不刊之論也。

蘇 生活之中。除哲學的生活外。有輕視政治生活者乎。

克 是必無者。

蘇 治國之事。不可以心喜執政者任之。蓋喜之必爭之。爭之必起紛亂。

克 誠然。

蘇 然則吾儕所欲強之執政者。爲何如人乎。以余觀之。自當以富於治國之智識。而能實行其道之人充任之。惟此人當同時有比較政治生活更高尙更榮幸之生活。在其意中。汝以爲何如。

克 此亦吾意所願物色而得之者。

蘇 於是吾儕當一思如何可產出如是之人。如何可使之自黑暗而至光明。

克 然。誠又吾儕所當熟思者。

蘇 然此非易事。欲其人由塵埃晦冥之中。而至於光天化日之下。欲其人之簡單之智識。而一變爲高尙之哲學。是非俯拾一蛤殼可比。

克 誠然。

蘇 吾儕不當一思何種學識。卽能使如是之改變。見諸事實乎。

克然。

蘇 當先知何種學識，能使人由見解而進真理，汝尙記吾儕國家中之少年，當亦爲能赴戰之運動家乎。

克 此固吾儕所已言者。

蘇 然則此種學識，必多具一特性。

克 特性云何。

蘇 能使人習於戰事。

克 然。設能之，固甚善。

蘇 吾儕素持之教育計畫，分爲二部，非歟。

克 然。

蘇 一爲體育，專司人身之發達與孱弱，因是而生之關係，不過爲生長與死亡。

克 然。

蘇 故此非吾儕所欲求之智識。然歟。

克 然。

蘇 音樂非亦吾儕教育之一部乎。

克 然。此固余所未忘者。音樂與體育並重。治國者須經音樂之陶淑。然後乃有修養。音樂所以調和其性情。韻律所以使之習熟於秩序。至於其資料與辭句。皆以此爲取材之標準。然此亦非吾儕目下所需之智識也。

蘇 汝所記憶者。無絲毫錯誤。音樂固亦非吾儕目下所需。然則吾儕所欲得者究爲何種之智識。蓋其他尋常之藝術。尤非吾儕所重視也。

克 此固無可疑者。顧音樂與體育。以及尋常之藝術。既皆非所當急。則尙有何物乎。

蘇 既不能求得一特殊之學識。要惟仍於人人不可無之學識中求之。

克 當以何者爲適用。

蘇 此卽爲各種學問藝術所不可無。而亦人人於初學時所當具者。

克 此何物耶。

蘇 卽分辨一與二。二與三之小道也。換言之。卽數學耳。此非各種學術上所不容或缺之物耶。

克 然。

蘇 戰術其亦需此乎。

克 然。

蘇 故貝勒彌（按貝爲古神傳中之英雄有功於赤洛埃之役者）每次於劇中出現。必訕笑哀克

孟（按同上）之無受命爲將之資格。每謂彼曾確有成算。彼歷數彼所率之軍艦與將士。此卽表

示哀克孟之從未一數己所有之軍額船艘。此而不能。其爲將概可知矣。

克 設此而果確。誠奇事也。

蘇 然則吾儕不得不承認爲將者。萬不可不知數目。

克 欲於軍事上稍具智識。數目誠不可不熟諳。且以余觀之。凡欲爲人者。皆不可不知也。

蘇 顧不知他人對於研究此學之見解。與余相同否。

克 汝之見解如何。

蘇 余以爲此卽吾儕所欲得之智識。而能開發人之思想者。惜此種智識。人皆用之不得當。蓋其正當之功用。乃使人有思想而能見真理也。

克 請再以汝意詳細解釋之。

蘇 固所願也。且余欲辨別各種智識之中。具此功用者。究爲何種。數學究爲此功用之一種與否。望汝能以「是」「否」答余。俾可得一明白之結斷。

克 願聞。

蘇 余意凡人官能所及之物。可分爲二部。一部份之物。官能能自辨之。無庸思想之判斷。一部份之物。則非官能所能辨。必俟思想辨別。

克 汝意指物之相距甚遠者。與在畫中者。然乎。

蘇 非也。

克 然則汝意果何指。

|蘇 余所謂無需思想之物。卽目見之而不於同時發生對面之知覺者。反乎是。則必經思想。不論其物之在遠在近。總使人同時生相背之知覺。請以指喻之。汝或可明了余意。

|克 甚善。

|蘇 今有三指。一爲最小者。一爲次小者。一爲中指。汝知此三者。皆彼此相距甚近也。

|克 然。

|蘇 然均是指也。其在中在末。其或黑或白。其或粗或細。與指之爲指無涉也。故人之於此。無須以思想辨明其何以爲指。蓋目見其爲指。終不使心中更疑其非指也。

|克 誠然。

|蘇 此卽余所謂不生對面之知覺。而無庸思想爲之分辨者也。

|克 然。

|蘇 然指之大小之分。亦若是乎。此豈目力所能獨辨乎。目豈能獨辨其位置之在中與在末乎。卽指之粗與細。堅與柔。亦豈由捫觸而卽能辨明乎。豈其他之官能。均能事事完全獨立。抑亦於覩見觸

覺外須他物耶。卽以指之堅柔論。能覺堅之官能。亦必能覺柔。以此之故。彼之報告於心。必謂堅者柔者。實爲一物。汝以爲然歟。

克 汝言甚是。

蘇 迨心聞其卽堅而卽柔。則必惶惑不解。設更聞重者亦輕。輕者亦重。其惑不將滋甚乎。

克 此誠可異之報告也。

蘇 惟其可異。心必召集思想與計算力。助其審察官能所報告者。果爲一物。抑爲二物。

克 是必然者。

蘇 設果爲二。則分之各自爲一。而且各自不同。

克 誠然。

蘇 分之既各爲一。合之既共爲二。則此二者必自不同。蓋二者苟相同。不復可辨其爲一爲二矣。

克 然。

蘇 目固共見大與小。顧彼不能明辨大小之別也。

克然。

蘇然心則不然。彼欲解釋此疑點。必視大者與小者爲絕不相同之物。

克誠然。

蘇於此彼不將起而問曰。「大者爲何物。小者爲何物」乎。

克然。

蘇於是有目所及的與心所及的之分。其然歟。

克誠然。

蘇此卽余所欲解釋於汝前者。物之令人同時生相背之知覺者。須思想爲之辨別。反是則無需思想也。汝其能明余意乎。

克非惟能明。且亦深以汝言爲然。

蘇單位與衆數。當屬於何類乎。

克余不能答。

|蘇 汝能稍加思索。一憶以上所云。自不至於對此而茫然。使單位爲目所能見。或爲其他官能所能及。則無復有引人入於真理之作用。然若同時有相背之知覺發生。則人必覺其可異。而欲一悉此單位者。究爲何物。蓋人惟研究於此。始有得見真理之希望。

|克 然。

|蘇 單位既然。研究其他之數。當亦必有同等之作用與效驗。非歟。

|克 此固不待言而明者。

|蘇 算術非研究數目之謂乎。

|克 然。

|蘇 亦能引人接近真理乎。

|克 然。算術固具此特點也。

|蘇 然則此即吾儕所欲得之智識無疑。蓋此固並有效用於哲理與軍事也。爲軍人而不知數。如何能計算其軍隊之布置。而支配多寡。讀哲學而不知數。如何能超出衆人之上。而能復得真理。殆亦

汝以爲然者。

克然。

蘇 吾儕之守國者。當爲軍人而亦爲哲學家。非歟。

克 此亦無待再言者。

蘇 然則此種智識之必要。當爲國家所制定。凡吾儕欲其將來爲政治上之重要份子者。當勸之以研究算術。且不可如常人之淺嘗卽止。其研究也必連續不輟。洞曉算術之真理而後已。其所以須如是研究者。非以學成可用之於市僧賣買之事。欲其有補於軍事上之智識。與自己之腦力。蓋此誠爲由見解而至真理之大道也。

克 甚善。

蘇 此種智識。殊爲可愛。設能以哲學爲目的。而勤加肄業。則有益於人。殊非淺鮮。蓋此誠能令人得見真理也。

克 何以能之。

蘇 無他。以數學能發達人之腦力。並使人不得不研究抽象的數目。設有以目所可見或手所可觸之物質而推論究竟。必非彼所贊成。汝固知精此術者。每笑人之妄欲分析單位。蓋欲分單位。必先乘而後除。否則單位將成爲命分。而不成其爲單位矣。

克 誠然。

蘇 設有人起而問曰。「諸君乎。予甚奇汝等所研究之數。顧究爲如何之數乎。且汝謂此諸數之中。有一單位。又謂此單位與其他之單位相等。而均爲無形的。義果何居。」彼將如何答覆乎。

克 以余度之。彼等必答之以此種數目。祇可以心力見而不可目覩。

蘇 然則此種智識之不可無。明矣。蓋惟此種智識。能強人完全以腦力求真理也。

克 然。誠爲此種智識之特色。

蘇 汝不見凡性與數學近而精此術者。其於他種智識上。亦必較他人爲敏捷。卽其人性本遲鈍。苟既嫻習於此。雖不能得巨大之利益。要能使其人較未習數學前爲靈敏也。

克 此固常事也。

蘇 學術中之較數學爲更難者。殊不可得。卽與之能並立者。亦不多觀。

克 然。

蘇 以此之故。數學爲人所不可少之智識。而秉性聰穎之人。尤宜盡力研究而不輟。

克 余意亦然。

蘇 然則吾儕當以此爲教育之一項。然後再研究其餘與此相似之智識。是否有用於學者。

克 汝意殆指幾何學而言乎。

蘇 然。

克 幾何之有用於吾儕。自不難見。蓋關於軍事上之幾何。固人所不可無者。如軍中之屯營劃界等

事。皆賴有幾何智識。故無論於軍行。或交綏之際。爲將者之有無此項智識。其關係殊非淺鮮。

蘇 汝言誠是。然對於軍事上之一切。能有普通幾何智識已足。設汝欲人由此而見真理。由此而明善之意型。則非高深之智識不可。蓋惟此高深之智識。能使人漸趨於正道。由此正道。乃可達吾儕所當至之目的地也。

克然。

蘇 惟幾何能令人洞見真理。故於人身心有裨益。使其僅令人有見解。則可置之不論。汝以爲然歟。

克 洵然。此固無待言者。

蘇 然使稍具幾何智識者。聞吾儕之言。必謂吾儕之對於幾何之見解。適與今日此道專門家之見解相反。

克 何以故。

蘇 蓋若輩徒知何謂規矩方圓。徒求其能應實施。而視爲平常日用之物，豈不可笑。不知幾何之目的。乃最高深之智識也。

克 誠然。

蘇 此外更有一端。亦吾儕所當承認者。

克 願聞。

蘇 幾何所供人之智識。乃永久的。非暫時的。或能變化的。

克 此固當立加承認。不俟躊躇者。

蘇 克拉根乎。然則幾何能使人近真理。能發達人於哲學上之能力。非歟。

克 此固幾何之功用也。

蘇 然則吾儕之國中。當制定幾何爲人所不可不治之學。卽此外間接之功用。亦復不小。

克 何爲其間接之功用乎。

蘇 汝頃間所言之軍事上之功用。卽其一端。其他以吾儕經歷所知。幾何誠爲各項智識所不可無。且人苟專精於此。則處他事必由是心靈而手敏。此皆其間接之功用也。

克 然。學此者與不學者。固非可同日語也。

蘇 然則吾儕不當以此爲少年人所當研究之第二項耶。

克 此誠當視爲第二項。蓋數學居第一項也。

蘇 如以天文學列第三。汝以爲何如。

克 余所贊成也。蓋以余觀之。年歲季月上之智識。不徒農人舟子所當知。亦人人所不可無之智識。

也。

蘇 余頗異汝之畏人之非難。而急於申說其功用以自衛。人固每以此事爲無用。而攻擊贊成之人。雖然。余亦欲人之深信惟人性靈中之目。雖經不正當之學識所蒙蔽。能藉此諸種學問而復明。故此目之寶貴。實萬倍於面部之目。以惟此目能見真理也。余固知欲人信此。誠非易事。今之人可分爲二部。一則聞汝之言而傾倒。意若謂先覺先知。如是如是。一則視爲絕無價值而祇可託諸空談者。蓋均之不能灼見個中可得之利益也。汝可卽自擇定。願與何方面辯論。汝或將謂皆不願與深辯。並申明汝所以欲討論之者。欲己有所進益耳。至他人之能得益與否。非汝所計及也。余所忖度者。其不謬乎。

克 然。余之所以欲研究者。誠大半爲己。

蘇 然則當退一步言之。蓋吾儕進行之秩序已亂。

克 如何而亂。

蘇 吾儕於平面幾何之後。當論立體幾何。不當遽及於立體之能行動者。如日月星辰等。蓋旣知物

之面積。則當更求其高下深淺。方爲有秩序之研究。

克 汝言誠是。奈今人對於此項學問之智識。尙甚幼稚何。

蘇 然。其故有二。一爲政府之未曾提倡。而治此學尤困難。一爲此項學問。非有人指示輔助。不能窺其堂奧。而對於此事之能指示輔助者。亦不可多得。卽有之。學者又未必肯傾心相從。蓋今之學者之妄自尊大。固不可諱之事實也。然使執政者一旦提倡之。獎勵之。則情形必爲之一變。將見學之者日衆。而久必有所發明。今雖爲世人所忽。學之者雖亦不知其有何用。其於科學中所應有之地位。雖爲人奪。然猶賴有其本來之特色。不致湮沒無聞。故余謂一經政府提倡。終必有非常發達之一日也。

克 誠然。此學固有可愛之特點。然於汝之秩序之更改。余不能了了。汝頃非先論平面之幾何乎。

蘇 然。秩序之亂。乃余欲速不達所致。蓋平面之後。當繼以立體。此爲自然之秩序。然余曾越此而道天文。是豈非由平面而直至行動之立體乎。

克 然。

蘇 汝既明乎此。則吾儕可假定此立體幾何。經政府之提倡而竟實現。以之爲第三項之學問。然後討論天文學而視爲第四項。可乎。

克 然。此誠自然之秩序也。然汝頃間責余對於天文學之言論。恐汝亦將躬自蹈之。蓋人無不知天文學。誠能使人思想向上而不向下。

蘇 人人能知。而惟我不能。

克 然則汝意何謂乎。

蘇 以今日學者之研究之法。而謂其能引人入於哲學。而有高尚之思想。吾不之信。以余觀之。適使其向下而不向上也。

克 何以言之。

蘇 汝所對於高尚思想之見解。誠爲不謬。然使汝謂舉首而見屋之樑棟。乃腦力而非以目力。其可乎。卽汝言誠是。而余竟爲無意識之人。余仍不能信汝言。以余之意。惟對於無形之物之智識。始能令人窺哲理而見真道。苟徒斤斤於有形之物。有雖窮年累月。余終謂其實未曾學。思想終無向上

之一日。蓋欲得高尚之學識。其人之在水在陸。仰觀俯視。皆無與也。

克 誠然誠然。汝之責余甚當。然而余所願聞者。則果以如何之法誦習之。斯可令人得高尚之智識。蘇 容余言之。星辰羅列天空。究爲目所能見之物。故凡在天空之物。雖爲有形物之最高明最美觀者。然終遠不及此諸物之實在。與互有關係之真遲速。蓋此種種者。非目所能見。惟心能之。

克 然。

蘇 故吾儕所共見之蒼穹。當視爲天文學中所當有之圖像。而能令人見想像高尚之智識者。其外觀之美。猶諸提特勒（按提爲古之善繪幾何圖者）所繪之圖。此固吾儕所有時得見者。凡治幾何之人。見其圖固無不稱其繪事之精妙。然從無人以其圖像之精美。而遂謂相等或加倍或其他比例之真理。盡在其圖上也。

克 在所必無。有之非笑譚乎。

蘇 彼治天文學者之對於星象等。亦不當具此見地乎。彼豈不知天上之一切。皆係上帝所造。而極完美者。然彼不能以其完善。而謂日與夜之比例。日夜與月之比例。月與年之比例。星與星之比例。

以及一切有形物間之比例。均一定而永久不變也。設其然也。則豈非極不通之論乎。

克 然。此爲余所從未念及者。然今亦贊成汝言也。

蘇 然則研究天文。當亦如研究幾何之以解決問題爲要事。不當徒以仰見日月星辰形式之美而遂中止也。蓋必於解決問題時。吾儕天賦之思想力。方有用也。

克 誠然。然此殊非今之天文學家所能見及者。

蘇 然。然欲吾儕對於教育所定之法完善而得當。更有不可知者在。汝能略舉其一二乎。

克 是誠不能。非余之不思維也。

蘇 動作力方面之當研究者。不獨有一。卽以吾儕之智力。亦必能見其二。智力較高之人。自能所見更多。

克 此二者果何物耶。

蘇 一爲天體之動作。卽天文學。不必再論。此外尙有一項。與吾儕頃已道及者有連帶之關係。

克 請明言之。

蘇 此項之與耳。猶天文之與目。蓋目能仰視天體。猶耳能聽聞和諧之音韻。此非畢散各理 (Pythagoras) 之徒之主張。而亦吾儕所贊同者乎。

克 然。

蘇 然此非易得之學。吾儕當學之於畢散各理之徒。彼等或能以此學之有無他用告吾儕。然而萬不可忘吾儕所固有高尚之目的。

克 此高尚之目的惟何。

蘇 卽各項智識之完備之境。而爲吾儕所當至者。如頃所論之天文學然。凡欲求智識者皆不可不以此爲目的地。然今之研究聲學者。徒從事於耳所能聞之音韻。而不知其他。所以語其效能。終亦如今之治天文者之無用也。

克 誠然。若輩之論音韻。聞之令人失笑。往往流連於絲竹之旁。如聽隔牆之耳語。然一方面謂彼等已察見一中音界於高音低音之間。可以之爲單位。而度量他音之高低。一方面又謂此音實與他音無別。而不足爲量音之準則。豈不甚可笑乎。

蘇 汝所云者。卽專務尋煩惱於絲竹之徒。不特此也。彼等往往有以琴撥之未善。不能指揮如意。因而遷怒於弦者。此等皆可厭之事。而非吾儕所願承教者。蓋此輩之謬點。與今之讀天文學者之謬點同。此輩所研究者乃所聞之聲。而非需用思想之問題。不知音韻之真義。亦不知音韻之何以有和諧者與否。吾儕所可與之討論者。其惟畢散各理之徒乎。

克 誠然。然此學何其高尚哉。

蘇 如能以真美與真善爲目的。則此誠爲有用之學。不然。則亦玩物喪志耳。

克 然。

蘇 迨各項學識皆有心得。而對於其間相互之關係。又能融會貫通。而後其所學方能致用。否則求之雖勤。亦無益也。

克 余意亦然。然聞汝之言。覺此誠一極重大之事也。

蘇 然以上所論之各項智識。皆不過爲入門之初步。蓋汝固知不可以理想家之名。加之於算術家也。

克 誠然。余實未曾見一算學家而真富於思想力者。

蘇 人而不能以思想啓人。則亦不能明人之思想。欲其得吾儕所謂高尚之智識。可乎。

克 是決不能。

蘇 至此吾儕自當稱頌思想力矣。蓋惟思想力能使人至高尙境地。其狀況與目之視力同。人於離黑暗之後。漸能見實在之物。繼能見星月。而終能見日。思想力亦然。設人能以思想力求真理。不賴官能之輔助。日求進益。則終有一日得見永久不變之真理。其至此也實已抵智識界之盡處。猶諸目力之抵視力界之盡處而見日也。

克 汝言甚確。

蘇 此爲思想力之進行。其然歟。

克 然。

蘇 汝尙記彼黑暗中之人。自其脫縲紲。離地孔。見日光後。始僅能見物在水中之影。繼能見物在日中之影。與其他非火光中之影。（火光中之影較諸日光中之影。尤爲模糊。）終能見星辰與月日。

此皆由視力之發達使然。人而欲見真理。必由思想力之發達。而欲思想力之發達。則非研究頃間所言之各項之智識不可。

克 余贊成汝意。自一方面言之。固覺汝言難信。而自又一方面視之。則覺否認較承認爲尤難。然此非偶然道及之問題。將來當必更加研究。故無論今之結斷究竟是否。吾儕可姑置弗論。先認入門之初步。進而研究吾儕意中之主部。凡思想力之性質。與其階級門類。可以通此之路徑。請詳言之。蓋能引人達於思想力之路徑。卽引人達於智識圓滿之路徑也。

蘇 亦無怪汝之不能深信余言也。雖然。余終當竭余之力。使汝了解無遺憾。余所欲以視汝者。乃真理而非影像。余雖不能斷定余所言者。完全確爲真理無疑。然余能自信余言雖不中。亦不遠矣。誠然。

蘇 且余必重申前說。惟思想力能引人見真理。亦惟研究前所云之學問者。其思想乃得見真理。

克 此亦余所深信者。

蘇 且吾儕亦可確認除此以外。別無得見真道。得明萬物之真。存在之道。蓋其他之學術。有專論人

之見解或情欲者。有專述人身之結構與生育者。即涉及最高之智識如幾何等。人每不明其真義。雖治幾何學。往往僅能夢見真理而不能目覩。其故以彼等解決問題之時。每用假定之前提。而不知如何以有此假定之前提。人而不自知其第一層之意義爲何。與真確與否。則其所得之第二層與結斷。安望其能有真實無妄之結果乎。

克 是固不能。

蘇 然則惟思想力能使人不忘其第一層之意義。惟思想力能去假定之之害。此端既去。斯地位穩固。蓋所謂性靈中之目。久爲荆棘所掩者。至此得思想力之助。而可一觀光明矣。思想力呈此效能之際。每以前所云之種種學問。爲其輔佐。而此種種學問。世人稱之爲科學。實當另具名稱。表示其較見解爲清澈。而不及科學。吾儕前者曾稱之爲智力。或理想力。然吾儕重要之問題。尙待解決。何暇計量一無關重要之名稱哉。

克 然。名稱苟能達意。斯足矣。

蘇 誠然。然無論如何。吾儕總可滿意。蓋吾儕仍能如前之有四部份也。二部爲智識方面的。二部爲

見解方面的。第一爲科學。第二爲思想力。第三爲信心。第四爲影像。見解爲暫時的。智識爲永久的。永久實在之與暫時。猶諸智識之與見解。智識之與見解。猶諸科學之與信心。思想力之與影像也。至關於智識與見解之其他之小部。可暫弗論。以此又爲一極長之問題。較諸今所討論者。恐有過之無不及也。

克 誠然。

蘇 汝不將謂凡具思想力之人。必能知萬物之實在與真理。設其不能。則必以其人爲缺思想力。然歟。

克 然。此固安可否認者。

蘇 人之對於善的意型之見地亦然。必其人對於真善之意型。有明白圓滿之解釋。而其解釋有充分之理由。必其人能推翻一切反對者之主張。其推翻時所用之利器。則當非見解而爲真理。蓋必如是而後可謂其真有最高尙之學識也。不然。彼之對於善。勢必恫恍無據。所知者徒爲影像而無實在。而此影像則來自見解而非科學也。此輩終其身如在睡鄉。雖與人並世而生。終若蟄居黑暗。

中而從未一觀光明者。

克 此皆余所極贊同者。

蘇 使吾儕之理想國家。果有實現之一日。想汝亦未必願國中之青年。卽吾儕所撫養教育。而欲其爲未來之治國者。終乃成爲傀儡。尸居高位。而絕無思想力也。

克 是豈吾儕所願者。

蘇 然則國家當制定一種學問。使人人於發問應對上有最高之能力。汝其謂然歟。

克 然願與汝共制定之。

蘇 然則思想力爲各項智識之源泉也。明矣。他種之智識。其位置終不能如彼之高。想汝亦無不贊成者。吾儕於智識之性質上之研究。至此其可告結束歟。

克 可矣。

蘇 然此種種學問之當授諸何人。如何研究。則又吾儕所當討論之問題也。

克 然。

蘇 汝不聞治國者。當如何被選乎。

克 此固未忘者。

蘇 甚善。吾儕當選擇前此所云之人格。必其人勇毅而性善。容觀威重。襟抱溫和。抑且天資聰明。俾易領受高尚之教育。

克 其人之聰明當若何。

蘇 卽腦筋敏銳。能有迅速之領悟力是也。夫腦力對於困難學問之易生厭倦。較諸對於體育運動爲甚。蓋直接受學問上之痛苦者爲腦力。形體無與也。

克 誠然。

蘇 且此人亦須有極強之記憶力。又必兼具好學敏求之性情。不然。彼不能忍受身體上之一切操練。與腦力方面之種種磨折。

克 然。彼誠不可無天賦之才。

蘇 然今之研究哲學者。每不以此爲要務。此爲大謬。余前已言之矣。哲學之所以爲人輕視。亦卽以

此。蓋哲學當由崇拜哲學者讀之。不當爲似是而非之人所沾污。

克 請詳言之。

蘇 以哲學爲業者。對於其應盡之各項。不當有所偏廢。余意謂彼萬不可重此而忽彼。或重彼而忽此。請再取譬解釋之。設有人焉。熱心於體育動運。及一切關於身體上之練習。而不願研究學問。亦不喜與人問難討論。或專喜學問而絕跡於體育方面之操練。是豈非皆不可者。

克 誠然。

蘇 然則讀哲學者。徒知人之故意虛詐及故意誑言之可惡。而已復甘心於不學無術之境。身居污濁而不知恥。身犯欺詐之行爲。而自以爲非故意的而自諒。斯人也。是徒知惡之可惡。而未嘗一研究惡爲何物。亦未知惡之出於故意與無意。同爲惡也。如是之人。謂其腦力方面有所偏廢。不亦可乎。

克 是無不可。

蘇 吾儕分辨哲學家之真僞。亦當詳察其人之膽量節制與其他之善德。設不詳察。則國家與個人

均將大不幸。個人將誤認僞哲學家爲師友。國家將誤舉品學不備之人爲治國者。

克 此固勢所必然者。

蘇 故吾儕對於人之善德方面。亦不可不詳細觀察。使凡受吾儕所制定之教育與其他之訓練者。而果皆爲身心健全之人。則吾儕可無愧於公道。不愧爲爲國制法之人。設不然。使吾儕所得之人。或竟與吾儕意中之人相反。則國家必受其禍。而吾儕之沾污哲學之名譽。較諸他人爲尤甚。

克 此誠無可諱者。

蘇 雖然。余言恐未免過於懇切。反招人訕笑。

克 何以言之。

蘇 以余幾忘吾儕之討論。不過爲互相切磋之道。今余於述及哲學受人吐罵之情形。對於使其受人吐罵之人。不禁怒從中來。致有忘形之態。

克 雖然。余竟未之覺也。

蘇 余於發言時。誠自覺之。然此無討論之價值者。至選擇人才之道。向者吾儕非專選人之年老者

乎。蓋沙倫 Solon 之意。謂人生有許多事。須於老時可學。實則此乃大謬。人於老時之不能多學。猶諸其老時之足之不能多行。發奮用功。當在少年。

克 誠然。

蘇 故數學幾何與其他類似之學。而爲思想力之前導者。皆當於幼時授之。然亦不可強迫行之。

克 何以故。

蘇 自由之人。不當爲指定之學問所困。身體上之練習。雖由強迫。無傷於身。智識上之強迫。於腦力無益也。

克 然。

蘇 故吾儕萬不可行強迫之制。幼年時代之教育。當具遊戲之性質。俾可使學者對之不易厭倦。並可由此觀察各人性之所近。

克 甚善。

蘇 頃間吾儕曾謂於戰爭之時。兒童亦當乘馬參觀。使戰事而不甚危險。則可稍近戰線。以長閱歷。

想汝亦未之忘也。

克 此固余尙記者。

蘇 不獨此也。卽如在其他之工作上。與功課上。均當有若是之練習。凡於各種練習上最敏捷而最善於領悟者。當特拔之。

克 當在若何之年歲。

蘇 當其專務體育之時代已過去。此二年或三年之體育上練習。專爲其身體之健全而設。於他事無補。蓋專務體育之時。除睡與運動外。別無他事。而睡與運動。適最不宜於求學。然在幼年時代。非重此不可。故余謂苟欲選擇人才。須擇已過此時代者方可。

克 汝言誠是。

蘇 至二十歲而具以上所云之優點者。當擢之較高之一級。至此則其幼時所得之各項智識。當使之能融會貫通。知其互相關係。與功用之究何在。

克 然。惟如是之智識。方能有用而不忘。

蘇 誠然。且人而能受此種智識。卽其富有思想力之明證。蓋必惟思想力之最富者。能吸受最高之智識。

克 然。

蘇 故此爲吾儕所當注意者。凡於能多得智識。而於學問上有堅忍之志者。且於軍事與其他各項之練習上。均能矢志靡他者。則當於其年屆三十時。由前所被選者之中。更擢之至更高之級。且於同時汝當細察何人能不徒假耳目或其他官能。而能尋得真理者。惟當汝爲此之時。須極端謹慎。

克 何以故。

蘇 汝知思想力所產出之惡果乎。

克 惡果爲何。

蘇 務思想力者。往往不守法律。

克 此固然者。

蘇 然汝以爲彼等之出此。爲最不情理而最不可原諒者。抑汝以爲有可恕之道乎。

克 可恕之道何在。

蘇 請更以譬喻明之。設有一假定之子。生於富貴之家。脅肩諂笑之徒。自幼環侍其側。及其長也。始知彼素所視爲父母者。非其眞父母也。其眞父母之爲誰。無從而知。汝試思彼於未知此事之時。與其已知此事之後。其對於其旁侍之徒。其對於其所謂父母者。將取如何之態度乎。

克 汝試言之可也。

蘇 當其未知之時。彼之尊敬其所謂父母。必甚於尊敬其旁侍之人。於言行上。彼未必欲己之不服從其父母之言。而於重大之事。尤不肯背父母而行。

克 此必然者。

蘇 及其既知之後。彼之尊重其所謂父母。必不若前此之甚。其對於其旁侍之徒。必較爲聯絡。於是受此輩之惡影響。而已亦與之爲伍。至此則苟其人非具特善之性情者。不至完全拋棄其父母不止也。

克 此亦大致必然者。然此喻與哲學家何涉耶。

蘇 俟余畢言。汝自明矣。汝固知公道與榮譽之說。固吾儕自幼所習聞。而如父母之未嘗一日相離者。自豈有不尊重而不服從之乎。

克 然。

蘇 然同時有與之相反之邪說。及一切放縱情欲之惡習。常如人之諂媚於人側。而使人誤入迷塗。惟胸有成竹而是非不渾者。能不受其影響。而能始終尊重其素聞之公道等說也。

克 然。

蘇 當此之際。人苟爲其所惑。而自問何爲公道。何爲榮譽。必覺其素所習聞之答覆。未能盡滿其意。於是進而辯論。繼而攻擊其習聞之說。而終至以其素所重視之公道榮譽等。視爲與不公道不榮譽相等。至此而欲其仍服從公道等。其可得乎。

克 是固必不能者。

蘇 及其既至此境。而能不盡棄其本來面目。而不附和於惑人之惡習者。未之有也。

克 誠然。

蘇 於是一素守法律之人。竟變爲一專犯法律之人矣。

克 然。

蘇 此皆讀哲學者之所極易犯。而亦極可原諒者。

克 且亦極可憐者。

蘇 欲吾儕之年屆三十之國民。免此可憐之病。須於其開始練習思想力時。萬分謹慎方可。

克 然。

蘇 年少之人。一得其趣味。每患用之過分。此爲吾儕所不可不知之危險。汝固常見若輩一能運用其思想力。始則以之遊戲。繼則以之攻擊他人之主張。一若效法他人之攻擊己意者然。其情形適如幼犬之初能嚙物時之遇物卽嚙也。

克 然。喻之切當。莫過於此矣。

蘇 及其屢次戰勝他人之主張。而終則己亦爲人所戰敗。則必憤然一變其態度。而盡棄其素有之主張。至此則不惟彼一人。卽哲學與一切與哲學有關係者。皆受其害。而得不名譽之結果矣。

|克 誠然誠然。

|蘇 年少長而血氣已定者。可免此如瘋如狂之患。彼所效法者乃尋求真理之思想家。而非以攻擊爲能事之思想家也。故彼之於哲學之名譽。必有增而無減。

|克 然。

|蘇 然則吾儕之所以須萬分謹慎者。豈無故歟。吾儕選擇讀哲學者之際。非不當嚴拒彼冒爲高尚之徒者歟。

|克 是固不可不嚴拒者。

|蘇 人之研究哲學之時間。一倍其研究體育之時間。足乎。於此時間中。其悉心研究。概不與聞他事。當與其前此之專心於體育同。

|克 汝意謂須四年或六年乎。

|蘇 作爲五年可也。此五年之後。當使其入世。服務於政治或軍事。或其他少年人所當爲之事業。彼等由此可得世上一切之經驗。並可自試己之能否遇外來之誘惑而不亂。

克 如是者當幾何年。

蘇 十五年。至年屆五十而仍生存。且於其學識行爲上。均無缺點者。可與以自由。至此則彼等之學識已高。經驗又富。其能見真理。而以先覺覺人。自爲易事矣。故簡言之。人當以哲學爲至要之學業。及屆正當之年歲。則當爲公衆服務。其服務之目的。非欲建非常之事業以眩世。不過爲盡其對於國家之一種責任耳。迨後輩經其訓練。已能如彼等之完善無缺。而可以繼彼等而治國。則彼等可不問世事。逍遙終世。國家當爲之建碑設祭以紀念之。苟神所許。併可以祀神之道祀之。

克 蘇格拉底乎。汝之描摹治國之人。正如雕刻偶像者之惟妙惟肖也。

蘇 女子之治國者。亦在其內。汝必知吾儕之所謂治國者。固非專指男子而言。蓋女子之性情與政治相宜者。亦復不少。吾儕固久已承認之矣。

克 然。吾儕固已許女子分任男子之事業也。

蘇 想汝亦知欲吾儕之國家與政府能實現。究非不可能之事。雖則有之。惟其能實現之道。祇有一端。此端爲何。卽非哲學家執政不可。其人之爲一爲二爲無數可不論。惟其人須不以世上之權利

爲榮譽。而以正義所產之名利爲榮譽者。不獨此也。彼必以公道爲其惟一之標準。而其待人治國。當始終以此爲方針而不怠。

克 彼當如何發展其治國之道乎。

蘇 當先使年逾十歲之人。盡至鄉僻之地。然後取其兒童而教育之。蓋如是則兒童不受其父母之影響。教育之法。當依吾儕所規定者而行。如是則國家必能於極短之時間中。卽得幸福。而人民亦得莫大之利益。

克 然。此誠最善之法。使一旦而吾儕之國實現。則其中之一切設施。卽皆汝所述及者。余意汝之描摹此國。實可謂至矣。盡矣。

蘇 然則吾儕於完善之國家上。於完善之人格上之研究。固已定矣。國家之如何爲完善。旣已明矣。則人格之如何爲完善。不難知矣。

克 是固不難。故余亦以爲對於此節之討論。至此可告結束。

第八章 四種政治

蘇 克拉根乎。然則於此完善之國家中。妻子當爲公共的。國民所受之教育與和戰時代之職業。亦當爲公共的。治國者之須爲最完備之哲學家與最勇敢之軍人。非皆吾儕最後之結斷歟。

克 然。此皆吾儕已承認者。

蘇 且治國者任事之後。卽當使軍人居於吾儕頃所述之屋中。此屋亦當爲公共的。而屋中當絕無個人私有之物與財產。此亦吾儕所已承認者。想汝亦未之忘也。

克 然。卽人類所具之普通之用物。彼等亦不當有。其所需者。當由國民供給之。然不可以金錢代。蓋彼等當爲勇敢之軍人與忠義之衛國者。其惟一之責任。卽保守其神聖之國家也。

蘇 汝言皆是。今此節旣經解決。當一察頃間吾儕於討論之際。何時離去本題而旁涉種種。俾吾儕可仍歸本題也。

克 欲回本題誠無難。當汝詳述此理想國家後。汝謂惟如是之國家。與合於如是國家之人。方爲完

善。雖然。汝今所述之個人與國家。實較前爲更善。且汝謂設此國家之政治果善。則其他之政體皆爲不當矣。而其他之政治共有四種。此四種政治之劣點。與與此相似之個人之劣點。皆吾儕所當詳細研究者。迨個人方面研究既畢。而彼此已表同意於何者爲最善。何者爲最惡。然後可一察彼最善者究是否爲有最大之幸福者。最惡者是否爲最不幸者。當此之時。余以如何四種政治詢汝。而派勒麥克與哀地孟德忽加入問難。故汝於是重提前說。往復討論。而至現在所抵之境。

蘇 汝所記憶者。誠無毫釐之誤。

克 今者望汝能如演拳術者之仍處前此之地位。而容余一問。汝仍以頃所欲答余者。答余可也。

蘇 余而能此。固所願也。

克 余所欲聞者爲如何之四種政治。

蘇 答此固非難事。四種中之第一種爲如司巴達與克里得之政府。而爲人所稱頌者。次之爲少數人之富閥政治。然此不若第一種之受人歡迎。人每視爲不良之政治。再次平民政治。此與富閥政治大異。第四種爲專制政治。此爲最不良之政治。而與以上三種。皆絕對不同者。汝知此外尙有他

種政治而別具特色者乎。余固知此外固有所謂封地領土等之政府。與一切類似者。然此皆無特色之可言。而亦希臘與異邦人所同有者也。

克 然。吾儕固習聞種種離奇之政府也。

蘇 汝知政治之不同。當亦如人性之不同歟。人之性情有若干種。政治亦必有若干種。蓋吾儕自知國家非木石所造。乃由人類之組織而成。國家之如何。政治之如何。惟其國人之品性之如何是賴。

克 誠然。政府固與人同。蓋政府即爲人類所造也。

蘇 故政治而有五種。人類之品性亦必有五種。非歟。

克 此必然者。

蘇 哲學家或賢人政治。吾儕非已認爲政治中之最公道而最善者乎。

克 然。

蘇 然則姑舍此而論其他較低之政治。即如司巴達之專重榮譽之政治。富閥政治。平民政治。與專制政治是也。今請以最公道之政治與最不公道者相比。迨比較之結果既得。則個人之最公道者。

究是否爲最有幸福之人。國人之最不公道者。究是否爲最不幸者。不難知矣。且由此可知吾儕之爲人。究當如斯拉雪麥格之專行不公道。抑當以吾儕之結斷爲標準。而惟公道是賴也。

克 吾儕誠當如是討論之。

蘇 吾儕當仍依舊法。先論國家。然後個人。以便易於明了。可乎。若然。則當先論如司巴達之專重榮譽之政治。此種政治余實無以名之。今姑稱之以豪傑或軍閥政治。諒無不可。吾儕可先研究其政府。然後再論與之相似之個人。迨此節既畢。可更論富閥政治與類於富閥政治之個人。然後平民政治與類於平民政治之個人。最後可一察專制或獨夫政治。與類於專制政治之個人。研究至此。或可得一圓滿之結斷。

克 汝之研究之法甚善。

蘇 吾儕開始之第一步。當先觀哲學家或賢人政治之如何變爲豪傑或軍閥政治。政治上之變遷。必由於執政者之分裂與變叛。秉政者有團結之力。政府決不有搖動之虞。

克 然。

蘇 然則吾儕之國家將如何而變乎。吾儕之治國者與爲其輔佐者將如何而有分裂變叛之端乎。吾儕亦當如花滿之求神明宣布人類間意見之如何發生乎。吾儕亦將以爲彼神明亦必視吾儕爲小兒。以詼諧之言辭。嚴肅之態度。諄諄告戒。俾吾儕可信其言之爲真確乎。

克 彼究將如何告吾儕乎。

蘇 彼等謂國家經如是完備之組織。是固不能搖動。然物既有始必有終。此種國家與政府雖善。終不過一時的而非永久的。蓋存者終必亡。亡者終必存。乃循環之道而不可免者。植物之生長於地。動物之行動於地。是皆值其當生存之期者。其期之短者。其存亡皆短。其期之長者。其存亡皆長。然對於此種自然消長之智識。雖最聰明之治國者。亦不可得而明。蓋此中原理。雖聰明而兼具智覺者。亦不能明。以此之故。人每於不當生育之時。或未至其生育之期而生育矣。治國者既不明生育方面循環之原理。每於不正當之時。爲人擇偶。而其結果每致生育不良之兒女。迨此不良之兒女長而代其父或母治國。則必不克如其父或母之完善。彼必始則忽於敬神。繼則荒棄音樂。而終至拋卻體育。於是一國之人皆受其影響而失教矣。彼已如是。繼彼者併人民之種類。如黑西所謂金

統銀統銅統鐵統。亦不能辨矣。於是鐵統將與銀統混。銅統將與金統併。而一切之爭端由此而起矣。其結果終必至互相讐恨而爭戰而後已。此卽彼神明所謂變叛之由。而亦卽彼等之答復也。

克 然。且吾儕可視其答復爲真確者。

蘇 是必真確無疑。蓋神明豈誑言欺人者乎。

克 神明尙有何言乎。

蘇 迨變叛之端旣起。則二方面之人背道而馳。銅統與鐵統之人卽孜孜爲利。惟土地房屋金錢之是圖。而金統與銀統者以金銀固在其統系之中。無復需外來之物。每心嚮道德而以保守舊有之秩序爲念。然終以彼此爭鬪之故。終必平分其財產。而以其平日所視爲友人或教師。一切平日之所謂自由人民而受其保護者。皆奴隸之。且此輩奴隸。當爲保護其主人而作戰。

克 余覺汝之述變端之發生。誠至矣盡矣。

蘇 由此而產出之新政府。適在賢人政府與富閥政府之間。非歟。

克 誠然。



蘇 其改變之情形固必如以上所述。然既經此變之後。國家之進行。將如何乎。其政府既在賢人政府與富閥政府之間。則其舉動自必有類似賢人政府之舉動者。亦必有類於富閥政府之舉動者。且亦必有異於此二者之特色也。

克 是必然者。

蘇 至治國者所受之榮譽。軍人之不得與農夫工人等混雜。公共飲食所之組織。與體育及軍事上之訓練。則皆與賢人政治所爲者相似。

克 然。

蘇 然總不敢授哲學家以政權。以此時之哲學家。已不復爲簡單熱心之人。其性格已較前爲複雜。人民將棄此而願使鹵莽而具較爲簡單之性格者。爲之執政。惟此輩之天性。必好戰而不好和平。故其執政之後。勢必注重武備。及一切軍事上之智識。如韜略等。以備永久之爭戰。此爲新政府最大之特色也。

克 然。

蘇 然此輩執政者必貪得金錢如富閥政府中之人。惟其取之之道。必以祕密方法。既得之後。必藏之於祕密之所。故其有此欲念。有此舉動。每不爲人覺。其堅如壁壘之宮室。不過爲其祕密快樂之地。居於此。可任意放縱其各種情欲如酒色等。

克 甚確。

蘇 然余覺彼等既愛金錢。而又無光明取之之道。不得不出竊盜之手段。以償己之欲。誠可憐也。蓋背理而竊取暫時之幸福。與兒女之背其父母而他奔無異。其受教育。實非出於己願。不過爲時勢與名利心所驅使耳。故彼等每忽音樂而重體育。蓋彼等不知音樂爲思想與哲學之導線也。

克 誠然。如是之政府。實爲一善惡兼具之政府。

蘇 誠然。然有一極觸目之特色。卽國人之爭勝心與野心。此由人之鹵莽好戰而然也。

克 然。

蘇 此爲此種國家之所由來。吾儕所述者。雖不過爲其大綱。然亦足矣。蓋欲比較完全公道者與完全不公道者。能知二者之大概已足。不必斤斤於小節。設欲比較各種政治與各種人民而必縷述

無遺。毋乃太苦。

克然。

蘇然如何之人。與若是之政府相類。且此人如何而能有若是之人格。其人究何若。

哀地孟德 自其好勝心觀之。此人非與克拉根相似乎。

蘇以此端而論。彼或者誠似。然此外尙有數端。與克拉根絕然不同者。

哀此數端爲何。

蘇如是之人。必稍具自大之心。必善聽而不善說。學問較淺而終不失爲擁護教育之人。其對於其奴僕。必較爲暴虐。不能如哲學家之完全以公道待人。其對於與之平等之人。則頗能循禮。對於在上者非常服從。權利與榮譽。軍事與體育。皆其性之所好。其欲執政也。非爲己之有辯才或學問。欲一顯其軍事上之能力。以博非常之榮譽耳。

哀誠然。如是之人。誠類於所謂軍閥政治也。

蘇其幼時必不重視金錢。及其漸長。則貪得之心。日見發達。蓋彼之天性中固具貪財之性。且彼以

已失其最善之保護者。致不能一心向善。

哀 何爲其最善之保護者。

蘇 有音樂爲其輔佐之哲理耳。此而入人之心。則人之一生之善德。可無虞矣。

哀 甚善。

蘇 類於軍閥政治之人如是。

哀 然。

蘇 其所以有如是之人格者。當不出下列之緣由。彼或爲一勇而有道者之子。其所居之城市。殊無秩序。以此之故。其父不願出而任事。與貪名利者爭。寧放棄其權利。以免無意識之煩惱。

克 其子將何如乎。

蘇 其子之人格。於幼時先受其母之影響。其母每於其子之前。怨其夫之無份於政治。致彼於婦女之中。亦不爲人所推重。及見其夫之不若他人之常爲爭利而與人涉訟。與人爭鬪。見其遇事每和平了結。見其最注意於自身之言行。而其待己（指母）也。亦殊平常。於是憤懣之氣。溢於言外。每

告其子謂彼父實爲涼血。無男子氣。並加以一切婦人所習以責其夫之惡稱。

哀 然。此固比比皆然者。

蘇 卽其家忠誠之老僕。亦必常以此類之言辭。忠告其幼主。設有負父之債而未償者。有開罪於其父而其父未報者。彼必戒其子。謂此不當效法者。成人之後。再不可如其父之懦弱。故其子未及成人。此等論調已深印於腦。及其出外觀察。則覺所見所聞。與在家所見聞者無大異。蓋在如是之國中。人之僅能盡自身之本分者。人每視爲愚人。必爭名奪利。勞碌無已者。爲衆人所推重。然其在家之時。亦曾見其父高潔之行爲。與高尚之談吐。此亦非無影響於彼者。故一方面爲權利名譽等所引誘。一方面爲其父之善德所抑制。兩方面同時活動。其結果不出於成一介乎二者間之人格。其所重者非權利而爲榮譽。其特殊之性卽其好勝之心。其所以能不致一敗塗地者。以彼固非素具惡根性之人。其病不過受他人之惡影響耳。

哀 汝之對如是之人格之來原。述之誠詳矣。

蘇 然則對於第二種之政治。與與其相似之人格之研究。至此可告結束矣。

哀然。

蘇 然則吾儕當再就其次之人格論之。而此其次之人格。當如哀思克勒所謂與其次之國相合。然欲研究個人。不當先研究其國家之政治乎。

哀 誠然。

蘇 軍閥政治之下。當爲少數人政治或富閥政治。

哀 此種政治之性質若何。

蘇 此爲少數富於財產者所操縱之政治也。如是之政府中。執權者皆富於資財之人。貧者無與也。余知之矣。

蘇 余當一述彼軍閥政治之如何流爲少數人之富人政治乎。

哀 然。

蘇 欲明此事之變化。雖盲者亦能之。

哀 何故。

蘇 各人之聚斂金銀。卽消滅此軍閥政治之原因。彼等往往以有不正當之耗費。而致有不法之聚斂。卽其妻子等。至此亦必藐視法紀也。

哀 然。

蘇 一人成巨富。衆人羨之而效之。而於是一國之人。盡爲愛慕金錢之人矣。

哀 此誠勢所必然者。

蘇 於是彼等日富一日。然人愈富。其忽視道德必愈甚。蓋設以金錢與道德同置天秤之上。必一升而一降。

哀 然。

蘇 至是則國中之富者愈爲人重。貧者愈爲人輕。

哀 此亦必然者。

蘇 衆人之所以爲重。趨之者必多。衆人之所輕。好之者必鮮。

哀 此亦淺顯之道也。

|蘇 故彼等終必忽榮譽而專務金錢。對於富者之敬仰日甚一日。終必至舉富人爲治國之人。
|哀 誠然。

|蘇 彼等然後規定人須有若干之財產。始得有若干之權利。財產之不及若干者。不得有執政之資格。若是之變更。彼等每以威嚇之手段實行之。威嚇無效。繼以武力。

|哀 誠然。

|蘇 此爲富閥政治之所由來。

|哀 然。然此種政治之特色何在。劣點何在。

|蘇 請先自其規定人民之資格之道觀之。設吾儕選擇船長而惟其財產是視。彼貧者雖富有行船之智識與經驗。亦不得有船長之資格。汝以爲如何。

|哀 汝意謂如是則船必有覆亡之禍。非歟。

|蘇 然。人之管理他事。非皆然歟。

|哀 是固皆然。

蘇 惟治國不然歟。抑汝以爲亦如是乎。

哀 是豈有不然之理。且較他事爲更甚。蓋治國最難而最大之職務也。

蘇 然則此非富閥政治極大之劣點乎。

哀 然。

蘇 此外尙有一劣點。亦不弱於前者。

哀 願聞。

蘇 卽不可免之分裂也。蓋如是之國家。必分二部。一富人。一貧人。此二部之人。同居一國之中。而彼

此攻擊終無已時。

哀 此誠亦極大之險象也。

蘇 以此之故。彼等無與他國爭戰之能力。蓋彼等如以軍器授多數之平民。則慮其變。故畏之反勝於敵。設親自出戰。則人數太少。蓋富而執政者。固極少數之人也。且此輩每以愛財之故。不肯慷慨解囊以助軍餉。此非亦爲一特別之短處乎。

哀 誠然。

蘇 且於如是之國家中，一人之職務太多，往往一人而兼農人及商人與軍人。此非亦一不正當之道歟。

哀 是非善事。

蘇 然尚有一極大之劣點在。且或者此爲劣點中之最大。而此種政府所不可免者。

哀 此點爲何。

蘇 在此種政府之下，人人能盡售其所有財產。而他人可盡數購之。及己之財產既已盡去。則身雖仍居其國。而實則彼已無分於其國。至此則彼既非商人。又非工人。亦非馬兵。亦非步兵。不過爲一貧苦而一無所有之人也。

哀 然。此固如是之國中不可免者。

蘇 且政府亦不設法阻止之。蓋在富閥政治之下。極端之富與極端之貧。皆爲法律所許可者也。

哀 然。

蘇 然一思彼執政者。當富有之時。徒知揮金如土。豈得爲有益於國家。有益於人民乎。抑汝以爲彼僅有執政者之名而無執政者之實。既非治人者。亦非被治者。不過爲浪費金錢之徒歟。

哀 然。彼不過形似治國之人。而實不過爲一敗家之子耳。

蘇 彼之於國。非適如雄蜂之於蜂房乎。一則爲患於蜂房之中。一則爲患於國家之中。

哀 誠然。

蘇 天之造能飛之雄蜂。未與以薨。而其造人類中之雄蜂。則有薨者有之。無薨者亦有之。無薨者卽年老無能而貧苦者。有薨者卽人所謂犯罪作惡之徒。

哀 誠然。

蘇 故於一國之中。苟見有乞丐之流。卽可斷其必有竊盜等及一切作惡之人。藏匿於其中。

哀 誠然。

蘇 在富閥政治之國中。果有乞丐之流乎。

哀 是必有者。除執政者外。恐盡如乞丐之徒也。

蘇 然則吾儕卽由此而斷定其亦必有竊盜等作惡之人。而爲法律所禁止者。可乎。
哀 此固可斷定者。

蘇 國家而有如是之人。卽表視其國家之教育之不善。訓練之不完備。與法律之不盡善也。汝以爲然歟。

哀 誠然。

蘇 以上種種皆富閥政治之短處。然猶不過其大綱而非小節也。

哀 然。

蘇 然則吾儕於少數人政治或富閥政治上之研究。至此已告終。今當研究者。乃類於此種政治之人格也。

哀 然。

蘇 軍閥政治之人格之變爲富閥政治之人格。非與政治之沿革相同乎。

哀 請詳言之。

蘇 爲軍閥政府執政者之子。必盡力效法其父。其舉止行動無不欲酷似其父。然使不幸而其父忽遭失敗。致盡失其所有彼之職位。本非低賤。惟以其一旦失敗而牽入政治關係。遂致受人審判。而審判者又或早存意見。故其結果終不出於或放或死。或褫奪其全部公民之權利。或抄沒其所有之財產。

哀 此誠難免之事也。

蘇 其子目覩此情勢。自知已成爲不幸之人。且覺榮譽之不可靠。於是其平日之好勝心。頓消滅殆盡。蓋彼以貧苦之故。不得不棄此而從事於爲利之道矣。至此彼胸中之好勝心固有之地位。不將爲貪利心所攫奪。而彼亦一任其指揮乎。

哀 誠然。

蘇 及思想力與好勝心已爲此貪利心所降服。而惟彼之命令是聽。則彼將用其思想力於研究如何可以致富之道。用其好勝心於其金錢上之爭勝。與崇拜一切致富之手段。

哀 誠然。

蘇 人性變更之速。固無逾於好勝者之變爲貪財者。然此貪財者。非卽富閥政府中之人乎。
哀 然。如是之人格之由來。與如是之政治之由來同。

蘇 然後可一觀此種人格。與此種政治相同之點究何在。

哀 善。

蘇 其第一同點。爲彼此均崇拜金錢。

哀 然。

蘇 第二爲彼等同有吝嗇與勤奮之性。個人之具此性者。每惟利是視。而不肯稍有耗費。對於其他之慾念。皆極力抑制。以其無益而與其謀利之宗旨相背也。

哀 然。

蘇 彼實爲一鄙嗇之人。凡有利可圖者。必設法染指。俾可擴充其已有之財產。然如是之人。適與其所代表之政府相似。而爲衆人所稱譽者。

哀 誠然。無論如何。卽以重視財產一端論。政府與個人。固無相異之點。

蘇 然若是之人。必非有學問之人。然歟。

哀 余誠以其爲決無者。設有之。決不以彼盲人爲引領之人而復崇拜之。

蘇 甚善。然吾儕由此可知彼等既無學問。自必有一種如雄蜂之欲望。而此種欲望。實卽爲乞丐與犯法者之欲望。然其平日每以名譽或職業之故。藏匿而不露。

哀 汝言固甚確切也。

蘇 汝知欲察出其犯法之性。當於何處察之乎。

哀 願聞。

蘇 當其最可欺人之際。如於撫育孤兒等時。則汝可注意察之。

哀 善。

蘇 其於衆目昭彰之貿易上。則以名譽有關。不敢公然施其欺人之手段。每以勉強之道德。掩飾其實在之奸詐。其佯爲善人者。非知奸詐與犯法之惡而不爲。實以不得不然耳。

哀 誠然。

蘇 然則凡欲染指於他人之財產者。必具雄蜂之性。非歟。

哀 然。且必富有此性者。

蘇 然則若是之人。亦必如國家之分裂爲二部。然以大概而論。其善的欲望。尙能抑制惡的欲望。

哀 然。

蘇 惟其如是。彼尙較常人爲可敬。然賢人所應有之真善德。則非彼所能有。

哀 誠然。

蘇 然總以貪財之故。彼於軍事上或別種正當之事業上。終不肯盡力爭勝。終不肯耗費其資財。以達其勝人之目的。蓋彼恐己之養成一種以財服人之習慣也。故此輩苟遇與人爭勝之事。僅肯稍費其財。而其結果不出於事敗而財保。

哀 誠然誠然。

蘇 然則此種惟利是圖者之類於富閥政治。非已明晰乎。

哀 是誠明晰。

蘇 此後當討論平民政治矣。對於此種政治之性質與來源。自當悉心研究。迨研究有得。然後更研究與之相類之人格。

哀 此固吾儕研究之方法也。

蘇 試思富閥政治。如何能一變而爲平民政治乎。富閥政治之最要之事。非卽欲日富一日乎。然此欲終無滿足之一日。

哀 然則如之何。

蘇 在上者既知其政權與其財產有直接之關係。則自不願禁止他人之浪費金錢。蓋惟他人之如是。彼等可於中取利。或直接購買其財產。而已之資財。於是乎可以擴大。

哀 誠然。

蘇 然則於一國之人民中。貪財與揮霍。終不能永久兩立。二者之一。必被厭棄。此固不待言而明者。

哀 然。

蘇 故於富閥政治之國。富有之人家。每以浪費之故。降爲乞丐之流。

哀 此固常見者。

蘇 然此輩仍處國中。有負債者。有已失其國民資格者。有嫉視富人之購己之財產者。種種之不滿意。不一而足。而革命之思想。隨之而起。

哀 此亦甚確。

蘇 當此之時。商人市僧之運用其欺人手段。無異於蜂蠆之毒人。其傷人之利器。卽其金錢。其法術則不出乎以己之金錢貸於浪費之徒。及其用罄。則以債權之名義。取其財產爲己有。故國中竊盜乞丐之多。半由此輩所致。而此輩之尤可惡者。則苟遇昔日之受其愚而失敗者。則掉首他顧。而絕無憐惜之心也。

哀 誠若是也。

蘇 此種惡習。勢必日盛一日。蓋政府既不設法限制。人民又不能善自補救。

哀 補救之道若何。

蘇 此法雖不能如禁止浪費之善。然亦能使國民注重品行。而減少國中一切不正當之謀利之道。

其法維何。卽以金錢貸人者。當自負責任。如是則此舉成爲一種冒險之貿易。而人不敢輕於嘗試也。

哀 此誠亦一善法。

蘇 然今之執政者。皆以謀利之故。置人民於不顧。而其中年事較少者。皆有一種奢華放蕩之惡習。不勞心。不勞力。且不能約束自身。

哀 然。

蘇 彼等除謀利外。別無他圖。其不顧人民。猶諸貧人之不顧道德。

哀 誠然。

蘇 此爲彼等平日相處之情形也。然貧者與富者。終有共事共處之時。或在道路。或在會場。或於旅行之際。或於並肩作戰之時。當此之際。二方面各留意彼此之行爲舉止。所處之地位愈險愈困難。則貧者愈不爲富者所輕視。一則至戰場而習於辛苦。一則體雖胖而微勞已不能支。故於此之際。富者決不藐視貧者。而貧者見其至此已無能爲。則必恍然大悟彼富者之所以能保其富。不過無

人敢攫奪之耳。及貧人與貧人相遇之時。必相告曰。「彼作戰之富人。誠無能爲也。」
哀然。余知彼等固有如是之論調也。

蘇有病之身。一遇外感。其病卽發。卽無外感。有時亦能自發。國家亦然。素弱之國。不能禁外來之紛擾。不幸而爲他國所侵。則非惟不能對付。且有內部分裂之虞。卽無外患。有時亦不能安。使舉國之貧民。結爲一黨。富人亦爲一黨。則國已不國。雖無外患。亦不能維持矣。

哀誠然。

蘇迨黨派旣分。富者已爲貧者或平民所勝。富者之中。受誅者有之。被放棄者有之。而仍得自由者亦有之。於是平民政治成立矣。此種政治中之執政者。爲人民所選出。

哀誠然。無論其以武力而成立。或由於富人之恐懼退讓而成立。此總爲平民政治之特色也。

蘇然。然其政府果何如乎。政府之性質旣明。則個人之性格如何。不難明了矣。

哀然。

蘇政治旣爲平民。則人民非皆有自由者乎。非於言論上行動上。均能享自由者乎。

哀 誠然。

蘇 然人既自由。必各自選擇其生活。

哀 誠然。

蘇 然則如是之國中。必有種種不同之人格。

哀 是必然者。

蘇 若是之國。適如衣服之遍繡各種不同之花。而人所視爲最美觀者。婦孺之無識者。每以五色斑

爛之衣服爲最佳。常人之視此種政府亦然。

哀 然。

蘇 欲得一相當之政府。莫善於於如是之國家中尋覓之。

哀 何以故。

蘇 惟以其極端自由之故。各種性質之政治。其國皆備。國之有此種政治者。吾儕可視爲政治會集之市場。人可任意選擇。遇合意者即仿而行之。蓋欲建造一政府。誠不可無模範也。

|哀 然。在如是之國家中。決不復有缺乏模範之虞矣。

|蘇 於如是之政府之下。人雖具治人之能。亦無服務之必要。苟不願被治。亦無被治之必要。他人出戰。汝無出戰之必要。他人休息。汝無休息之必要。欲出身任事。亦不爲法律所限制。優游世外。亦不爲世俗所阻。以一時而論。此非生活中之最可羨慕者乎。

|哀 以一時而論。誠然。

|蘇 彼等之對於犯律之人。亦頗可異。如是之國中。苟有人犯罪而已經判決死罪或徒刑者。有時仍得自由行動。一如常人。而不爲人所注意者。想此亦汝所習見者。

|哀 誠然。

|蘇 此種恕人之量。與對於瑣事之「不經意。」亦此種政治之特色之一。卽吾儕於建國之初。所視爲根本要義者。彼等亦不重視。吾儕豈不云除極少數之具天賦之聰穎者外。苟不自幼習善。日與善德爲伍。決不能成善人乎。彼等對於此種至理。亦視爲無足重輕而不顧。彼等亦不研究人須經如何之訓練得爲政治家。凡人民所歡迎者。卽推戴之而使之執政。

哀 此種器量。誠不可謂不大。

蘇 然。此皆爲平民政治之特色。且由此可知平民政治。實爲一種可羨之政治。於此政治之下。人皆平等而無秩序之可言。

哀 此勢所必然者。

蘇 於是可一觀類於此種政治之人格爲何如。且可一察其人格之來源。

哀 甚善。

蘇 彼之父必爲吝嗇而類於富閥政治之人。故其所得之教育與訓練必與父同。

哀 然。

蘇 且彼亦必如其父之抑制耗財。與一切非生利之欲望。蓋欲望之非生利者。彼等即視爲非必要而當抑制者。

哀 然。

蘇 汝欲辨別何者爲必要之欲望。何者爲非必要之欲望。俾可得清切之見解乎。

哀 固所願也。

蘇 必要之欲望。卽人生所不可無者。凡於人有益者皆可稱之爲必要之欲望。蓋人之欲得其必要而且有益之物。乃其天性使然。非有所假借也。

哀 然。

蘇 凡欲望之非必要者。卽人生可無之欲望。有之非惟無益而有害。然人苟自幼對之稍存戒心。自能幸免。今稱之爲非必要之欲望。諒無不當。

哀 然。

蘇 今於二者之中。試各舉一例。以明二者之真相。可乎。

哀 甚善。

蘇 簡單之飲食之欲望。非當列於必要之一類乎。余所謂簡單者。指飲食品之有益於人身。而人所賴之以生存者。

哀 誠然。

蘇 故人之於飲食之欲望。其利益有二。一爲有益於人身。一爲使生命能繼續進行。
哀 然。

蘇 然飲食之得稱爲必要者。專指人身所不可無者而言。

哀 此固汝所已申明者。

蘇 苟越此範圍而欲得更可口更糜費之食品。非即可稱爲非必要之欲望乎。此種欲望。有害於身。
若能於幼時留意。去之無難。

哀 誠然。

蘇 吾儕豈不可以此種爲耗財之欲望。以前者爲生利之欲望。蓋前者能使人康健。康健然後可生
利也。

哀 此亦甚確。

蘇 人生其他之欲望之分別。皆可以此種類推矣。

哀 然。

蘇 吾儕頃所謂雄蜂之徒。卽專以此種非必要之欲望爲前提。而實爲此種欲望之奴隸者。凡僅肯服從必要之欲望者。卽頃所謂吝嗇而類於富閥政府中之人也。汝以爲然歟。

哀 誠然。

蘇 當一少年人旣經其吝嗇之父所訓練。其一舉一動。始則一味效法其父。然一旦得與雄蜂輩爲伍。備歷其素未經驗之快樂。則其人之變。亦意中事耳。於此之際。其平日之富閥政治之宗旨。必日見消滅。而平民政治之性質。必日見發達也。

哀 此誠必然者。

蘇 其變也。與頃所言之國家之變同。國家內部旣分。一遇外患。變端立見。年少之人。內部旣有二種之欲望。一爲必要而有益的。一爲非必要而有害的。後者一經外來之助力。勢必勃發。而其人遂由此而變矣。

哀 誠然。

蘇 設其持固有之宗旨甚堅。或其父之勸勉督責甚力。則此人之內部。必分裂爲二部。而此二部互

相攻擊矣。

哀然。

蘇 然有時平民政治之宗旨竟遭失敗。於是一切必要之欲望旋復消滅。其內部分而復合。而秩序亦旋即恢復。

哀 此亦偶然之事也。

蘇 然有時非必要之欲望既滅而復生。終以其父之教育之不得其道。而此種欲望得日見昌盛。

哀 此亦余所習見者。

蘇 於是此種種之非必要之欲望。互相聯絡。互相扶助。而日見其增添無已。

哀 誠然。

蘇 及此少年人之心。已如壁壘之經人離棄。其素有之善德真理。與一切至理名言。能爲人生之金科玉律者。皆已消滅殆盡。於是一切非必要之欲望。佔而舉之。

哀 此誠必不可免者。

蘇 於是一切虛偽驕矜之惡習。得鞏固其地位於其心中而日見發達。

哀 誠然。

蘇 故其結果。爲此少年人於衆日照彰之際。竟仍回至欲望多端之境。與欲望多端之人爲伍。當此之際。卽有親友設法勸阻。彼卽如國君之閉門拒諫。雖有正式之規勸。或老年人之友誼的忠告。亦不聞不納。蓋斯時也。彼內部分之善性與非必要之欲望。已開一大激戰。而其結果則後者勝利。於是謙讓反視爲愚拙。而逐諸門外。節制反視爲無勇。而爲人踐踏。非特如是。彼且以節儉與有秩序之消耗爲可鄙可恥而不足道。而於是卽此節儉等善性。亦爲彼惡欲望所驅逐矣。

哀 誠然。

蘇 迨此少年人之心。旣全爲此種欲望所佔舉。他種之欲望旣驅除已盡。則驕矜、紛擾、奢華、與鹵莽必集於一處。冠以花圈。頌以歌讚。且各以美名稱之。如驕矜謂「學問」。紛擾謂「自由」。奢華謂「闊大」。鹵莽謂「勇敢」等是也。故此少年人已於無形之中。經一大變。其本來性格。至此已全失。蓋彼本爲一專務必要而有益之欲望者。而今則變爲一專重無用無須之欲望之人矣。

哀 誠然。此誠於無形之中而然也。

蘇 既變之後。其必要與非必要之欲望。自必雙方並進。其於二者上之耗財耗時。不復有所區別。使其幸而智識未盡消滅。則至年事稍長。經歷較深。少年意氣用事之時代已過。則或者仍有許昔日所被其驅逐之善德復回舊處之一日。然彼亦終不能盡去其惡德。至此則善德與惡德。必要與非必要之欲望。適成一均權之勢。而其人之對於此二方面。則一視同仁。絕不偏倚。

哀 然。

蘇 卽人以忠告之言相告。彼亦不能納。設有人屢告以欲望之中有善者有惡者。善者當爲人重。惡者當去之而不顧。彼必掉首謂欲望實無分別。且無一非善者。

哀 然。彼固必如是云者。

蘇 故彼之度日也。卽瑣屑之欲望。亦必使之達到目的。有時竟沉溺於酒。有時竟醉心於笛。有時飲水若狂。有時禁食以消瘦。有時熱心體育而旋即諸事不問。有時一無所事而忽研究哲學。偶一念及政治。則卽發表其政治上之意見。意之所至。卽出諸口。苟見軍士而偶生羨慕之心。則立即投身

軍中。一旦而欲事商。則卽立棄他業而事商。故其一生。旣無定例。又無秩序。而彼方以此爲快樂。爲幸福。爲自由也。

哀 誠然。彼固以爲能享自由與平等也。

蘇 故彼之生活甚複雜。而可代表多數人之生活者。其人格適與頃間所述之最美觀之國家相似。吾儕已言此種國家備具各種政治之模範。今此種人格。亦備具各種人生活之模範。

哀 誠然。

蘇 然則此種人格之類於平民政治。可無疑矣。

哀 然。

蘇 平民政治旣合於平民政治之人格矣。吾儕當進而研究專制政治。與類於專制政治之人格。此爲政治與人格中之最美觀者。

哀 此誠吾儕所當研究者也。

蘇 請先一觀專制政治。果何自而來。彼非由平民政治所產出乎。

哀然。

蘇 專制政治之發源於平民政治。非亦如平民政治之發源於富閥政治乎。

哀 請詳言之。

蘇 富閥政治之所最注意而最重視者。莫如金錢。余言其不謬乎。

哀然。

蘇 然其於金錢方面之永無知足。終使其拋棄一切其他之事業。而致此種政治於失敗。

哀 誠然。

蘇 平民政治亦有優點。然亦以人之對於此種優點之欲望。不知加以限制。致平民政治。亦終歸於

顛覆。

哀 其優點爲何。

蘇 自由也。於平民政治之國中。自由爲最寶貴之物。故惟天性愛慕自由之人。樂居於平民政治之

國。

哀 此固余所習聞者。

蘇 然終以愛之不能知足。不能注意於其他之事。致平民政治亦不能久立。而專制政治。遂因之而產出矣。

哀 產出之經過如何。

蘇 平民政治之國中。人民之於自由。每至過度而致有害。當此之際。執政者苟不以盡數之自由與人民。人民將責罰之。而視爲腐敗之富閥政治家也。

哀 然。此亦余所習見者。

蘇 國民之忠於政府者。彼等且稱之謂奴隸或無用之徒。惟人民而能舉動如官長者。官長而能舉動如平民者。爲衆人所推重。汝意如是之國中。自由果有限制乎。

哀 是烏能有。

蘇 然紛擾之機。卽動於此。始則起於家庭。終必及於動物。

哀 汝意果何謂耶。

蘇 余意不過謂爲父者。必習於與爲子者平等。而有時竟對之有畏懼之心。爲子者亦儼然與父並立。而逐漸疏忽其敬上之念。人民之自他國遷入者。與本國之人民亦得平等。此皆自由過度之流弊也。

哀 然。

蘇 然此外尙有無數較淺之流弊在。蓋在如是之國中。教師必畏懼學子。而有諂媚之行爲。學子則藐視教師。不聽其教訓。少年與老年。絕無區別。少年人得與老年人並立而爭衡。而老年人則喜與少年人談笑作樂。自居於少年人之列。蓋老年人恐人之謂其自作威福。不敢不事事取少年人之態度也。

哀 誠然。

蘇 彼等男女皆享同等之自由。而男女間又皆平等。非惟如是。卽奴隸之以金錢購來者。不論男女。亦得自由與主人同。此爲彼等自由至極端之時矣。

哀 誠然。

|蘇 當此之時。人所蓄之動物。其自由亦較他國之動物爲甚。汝曾見犬之得與其主人並立者乎。汝曾見驢馬之得昂然行於道路。而不爲人所輕視者乎。簡言之。如是之國中。實無物不充足自由。於此種政治上絕無智識者。聞此決不敢信。

|哀 然。余於鄉間游行之際。往往得見此種情狀。故覺汝所描摹者。實非常之確。

|蘇 然人於極端自由之際。其對於威權之知覺。必非常之敏銳。凡與他人之權力稍有抵觸時。卽不能忍耐。故其結果不出於併法律而不顧。蓋彼等誠不願爲法律所束縛也。

|哀 此必然者。

|蘇 然最威嚴之專制政治。卽由此而產生矣。

|哀 威嚴誠然。然究如何產生。

|蘇 平民之失敗。與富閥政府之失敗。同由過度之病。一由愛自由之過度。蓋物之多至極端者。必有極端之反動力。此爲自然之理。不獨氣候與動植物如是。卽政治亦莫不然。

|哀 然。

蘇 國家或個人得享極端之自由者。終必降至極端奴隸之境。

哀 此固自然之理也。

蘇 故專制政治。必產生於平民政治。極端之專制。必產生於極端之自由。

哀 是誠無可疑者。

蘇 然此非所亟欲討論者。汝今所欲知者。爲平民政治之紛擾。何自而起。平民政治之失敗。何以與

富閥政治之失敗同。非歟。

哀 然。

蘇 其源皆在懶惰而浪費金錢之徒。此輩中之較有膽量者爲領袖。懦弱者爲附和之人。卽吾儕頃所謂雄蜂之有蠆與無蠆者也。

哀 此喻誠確。

蘇 此二種者實國家之禍根。不論富閥政治。或平民政治之國家皆有之。其於國也。猶諸疔瘡之於人身。故善治國者之處置此輩。當與醫家之治疗瘡。蜂王之逐雄蜂。同一嚴密。萬一此輩於國中已

得立足之地。則國家之設法驅逐。愈速愈妙。

哀
誠然。

蘇 吾儕今可以人民之在平民政治之國者。分爲三類。俾吾儕對於此種政治之失敗。可得一更清確之見地。第一類爲雄蜂之徒。此輩於平民政治之下。必較於富閥政治下爲尤多。其極端之自由使然也。

哀
然。

蘇 且此輩於平民政治之國中。其影響爲尤大。蓋於富閥政治之國中。彼等爲衆人所輕視。無握權之機會。故其爲害較微。然於平民政治之國中。執政者幾全爲此輩。其中之較有能力者。發言而任事。無用者同聲附和。他人反對之聲浪。無從透出。故於如是之國中。幾無事不操縱於此輩之手。

哀
誠然。

蘇 此外尙有一類與第一類絕然不同者。

哀
爲何等人乎。

蘇 卽有秩序而能節制之徒。惟其有秩序而能節制。自必爲國中最富之人。
哀 此固自然之理。

蘇 然爲他人所蠶食者。亦惟此輩。其所處之地位。與蜂房中之釀蜜而供給雄蜂者無異。
哀 然彼不能自立者。自必依賴他人。

蘇 故此類實爲富人。而雄蜂輩實倚賴之。
哀 誠然。

蘇 第三類卽爲平民。而自能工作者。此輩非政治家。故其生活甚難。然於平民政治之國中。此輩一
經會集。實爲人數最衆。勢力最大之一類。

哀 此固然者。然彼等苟無利益可圖。不易使之會集。

蘇 然彼等豈真無利益可圖乎。彼等之領袖。非常奪富人之財產而分給彼等乎。然其分給之際。自
必以大部歸己。

哀 然。平民所得者。固遠不如彼也。

蘇 彼富人之財產被侵者。爲衛己之故。自不得不竭力與平民抵抗。非歟。

哀 此外誠別無辦法也。

蘇 當此之時。彼富人雖無改革政治之意。而平民方面。必誣之謂贊成富閥政治之人。而專與平民爲難者。

哀 此必然者。

蘇 迨彼等見平民終不能與之一致。而彼等之財產永在恐慌之中。於是不得已而竟另立富閥政府矣。實則二方面之惡感與決裂。半由誤會所致。半爲平民之領袖之挑撥而成。而富人之出此革命之舉動。實由於有蠶雄蜂之激刺而然。非其本願也。

哀 汝言甚確。

蘇 於是彼此誣陷。彼此訴訟而受審判。

哀 然。

蘇 然平民方面。必有一自號擁護平民之人。此人自必受平民之愛護擁戴。

哀然。

蘇然此卽專制君之唯一之來源也。其初現也。爲擁護平民之人。

哀然。

蘇然彼將如何而變爲專制之君乎。彼之行爲。不將如厓開提（希臘地名）賴徐烏（神名）廟中之故事乎。

哀此故事爲何。

蘇凡於享受犧牲之際。得嘗人類之血肉者。必變爲狼。汝未之聞乎。

哀此固余所習聞者。

蘇擁護平民之人亦如之。蓋彼既有多數之平民。聽其指揮。則安能禁止其殺戮本國之人。其殺之之道。不外於誣陷。於是爲其誅戮者有之。爲其放棄者有之。土地之爲其攫奪者有之。財產之爲其充沒者有之。彼之行爲既如是。其結果不出於二塗。一爲其讎敵所滅。一爲成一如狼之獨夫。

哀此必然者。

蘇 彼非卽結黨與富人爲難者乎。

哀 然。

蘇 設彼一時爲富人所逐出。而旋復恢復其原有之勢力。降服其讎敵。則其專制之地位。當較前更爲鞏固矣。

哀 然。

蘇 設彼等竟無去之之能力。而又不能以法置之死地。彼等不將密謀暗刺之道乎。

哀 此亦難免者也。

蘇 於是彼專制之君。藉此有召集衛兵之舉。其掩飾之辭。爲「勿使擁護平民者爲人暗殺。」

哀 然。

蘇 而平民必極贊成之。蓋平民之擁戴此人。實較愛己爲甚。

哀 誠然。

蘇 然設一富有之人。爲衆人所誣爲敵視平民者。彼富人將「疾去如飛。不敢休息。不慮人之將

以膽怯笑之」乎。

哀 誠然。蓋彼設能亡去。可免第二次之驚慌也。

蘇 然設爲國人所獲。則必死無疑。

哀 然。

蘇 當此之時。彼號爲擁護平民者。不復施惠於平民。與之反對之人。既爲其所除盡。則儼然立於衆人之上。一國之全權操諸彼一人之手。至此實何嘗爲擁護平民之人。實一完全專制之君耳。

哀 誠然。

蘇 於是吾儕可一察若是之人之幸福。與若是人所居之國家之幸福爲何如。

哀 此誠吾儕所當研究者。

蘇 當其政權之初在握也。溫和之笑容。溢於言表。與人接物。無不以禮。其在公在私。均能言而有信。負債者設法豁免之。貧困者以土地分給之。簡言之。其對於舉國之人。無不曲事周旋。豈可以專制

之君名之乎。

哀 是固不能。

蘇 迫一切外患既由戰勝。或由和約而消滅。彼必設法挑釁。與他國開戰端。蓋戰端一開。人民自必需一領袖。

哀 誠然。

蘇 其開戰之目的。不獨此也。彼知人民爲軍費所迫。其生活必更難。生活既難。則日惟孜孜於自給且不暇。更何暇有密謀革命之舉動哉。

哀 然。

蘇 設有酷愛自由之徒。而對之有嫌疑之舉動者。彼卽乘隙而去之。去之之道。每假手於敵人。此又戰事之有利於彼也。以此種種之利益。彼每與他國挑戰而不休。

哀 誠然。

蘇 然至此則彼必大失人心矣。

哀 此必然之結果也。

蘇 於是凡政府中之執權者。與前之推戴之者。有竊竊私議者。有直言規勸者。甚至有面斥其罪惡者。

哀 此誠意中事也。

蘇 設彼欲繼續專制。則必盡去此輩而後已。蓋彼苟有善人爲其敵。決不能肆行無忌。

哀 然。

蘇 故彼必留意何人勇敢。何人聰明。何人有大志。何人有財產。爲一己之幸福計。不得不日俟間隙。設法將此輩盡去之。

哀 此亦彼所不得不爲者。

蘇 至此則國中已爲其洗刷一新。惟其洗刷也。與醫家之洗刷人體不同。蓋醫家所洗去者爲污穢。與無用之資料。而彼則適與之相反。

哀 彼既欲專制。自亦不得不然。

蘇 然則彼祇有二途可行。一爲與惡人同居而爲惡人所惡。一爲死。

哀 至此彼固祇有此二塗也。

蘇 國民之惡彼愈甚。彼之需衛兵須愈多。而衛兵之對彼須愈忠。然。

蘇 然誰爲彼之忠臣乎。此輩何自而來乎。

哀 彼設以金錢僱人。何患人之不至乎。

蘇 誠然。此輩固如雄蜂之無處無之也。

哀 然。

蘇 然彼豈不欲得之於本土乎。

哀 彼將如何得之。

蘇 彼能奪人民之奴隸。釋放之。而授以衛兵之職。

哀 然。且彼之優待此輩。必在衆人之上。

蘇 噫。此專制君之幸福爲何如哉。其所誅戮者如彼。而其所倚賴信任者如此。

哀然。

蘇 此輩實爲國中之新國民。而皆彼親手創造者也。

哀然。

蘇 然古來悲劇之中。每以此輩爲聰明之人。於是人遂以悲劇爲極有意識之作。而悲劇家之最著

名者爲由立畢地。

哀 何以彼最著名。

蘇 以彼曾云「專制之君。因與有智者爲伍。故必聰明。」其意謂凡與專制之君爲伍者。必爲聰明之人。

哀 然彼且謂專制之君。實如神聖之不可犯。諸如此類之言。不勝枚舉。其他之詩人中之倡此說者。亦不乏人。

蘇 然。然此輩悲劇家。既如是之聰明。必能諒吾儕之建設若是之國。且亦必能諒吾儕之不容其入國也。蓋此輩固專喜專制者也。

哀 有智如彼等。豈不能原諒吾儕乎。

蘇 彼等可周游他國。藉其敏辯之口才。悅耳之言辭。鼓吹暴民。使國家之政治變爲專制或平民而後已。

哀 誠然。

蘇 彼等之爲此。自必藉相當之酬報。鼓吹而成專制。則得最顯赫之酬報。成平民則次之。然其於政治方面之地位愈高。其名譽愈壞。終至如登山者之喘息而不能行也。

哀 然。

蘇 然此皆非吾儕題中之言。今當仍歸本題。一觀彼專制之君。如何保守其龐大而變端不測之軍隊。

哀 設國中有公產或屬神聖之財產。則彼將取之以養其兵。設此而已足。人民之負擔可稍輕。

蘇 然無此則將奈何。

哀 於是彼與軍隊全賴其父之維持。

蘇 汝意謂人民乎。彼專制之君固產自人民。而今則彼與彼之同伴。皆將倚賴之乎。

哀 然。此彼所不得不然者。

蘇 然設人民聞之而大怒。謂已成人之子。非惟不當倚賴其父。且當供養其父。其父之所以撫養之。而使其成人者。非欲己之得以供奉之而奴事之。欲其子之保護之而不受富人貴族之虐待也。今彼既背道而行。則不得不揮之使去。如父之驅逐其不肖之子然。

哀 然。然至此爲父者方費其平日所撫養而引以爲己子者。爲如何之惡物。但至此而欲去此強悍之子。已非易事。蓋此時之子。實強於其父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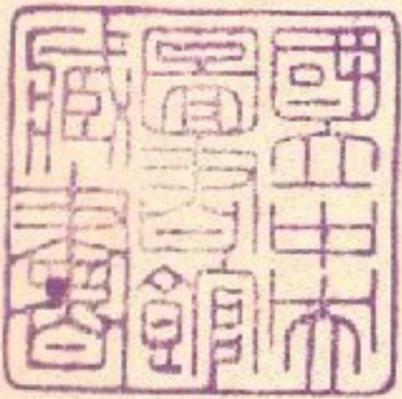
蘇 汝意彼專制之君。至不得已時。將有強硬之舉動乎。彼將鞭笞其父乎。

哀 然。彼必先奪人民之武裝。

蘇 然則彼實爲弑父之人。爲一橫暴之保衛老人者無疑。惟如是始可謂真正之專制。故人民之欲免極端自由之害者。陷入專制之毒。而彼平日極端之自由之平民。至此而一變爲極可憐之奴隸矣。

哀 誠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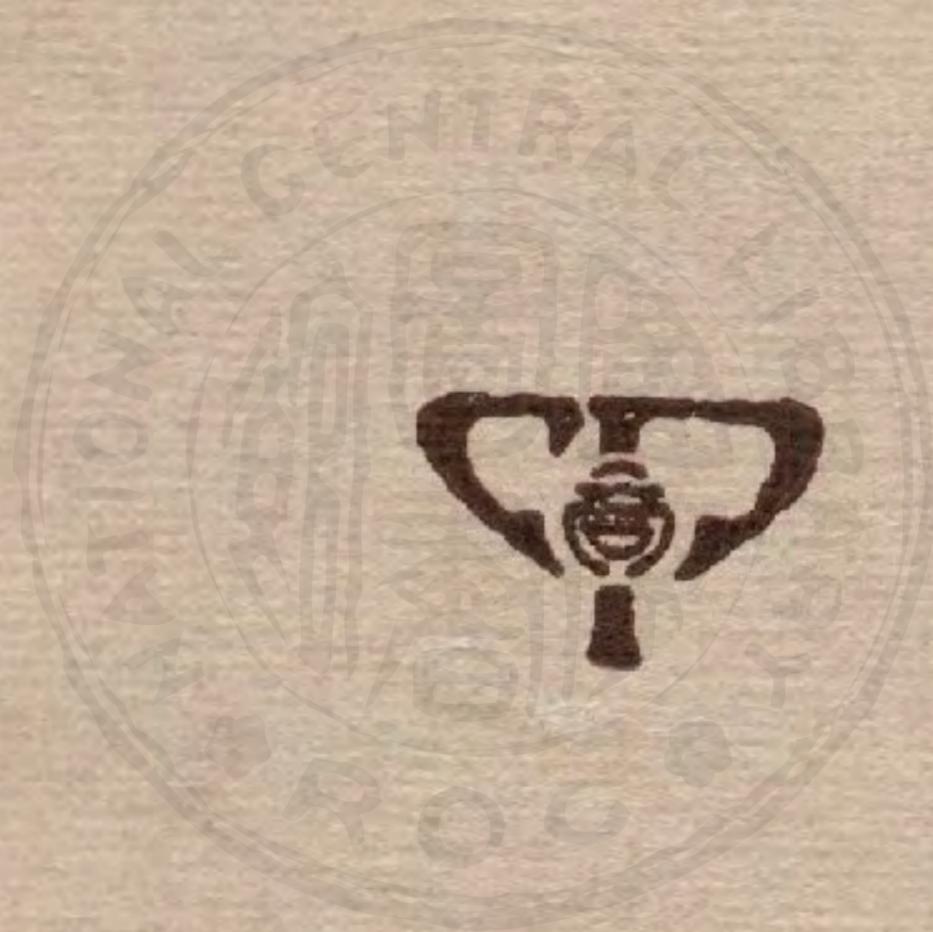
蘇 吾儕於專制政治之性質。與平民政治之如何變為專制。論之不可謂不詳矣。
哀 然。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



0025488



.29
5

籍

36
4